

母亲的香椿炒蛋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院子里的香椿树就是我们全家的期盼。母亲总说,香椿芽是春天赐予人间的第一道美味。她会在清晨露水未干时采摘,说这样的香椿最是鲜嫩。

厨房里,母亲将香椿芽洗净,放在竹筛里沥水。她打鸡蛋的动作总是那么娴熟,蛋壳在碗沿轻轻一磕,金黄的蛋液便滑入碗中。筷子搅动蛋液的声音,和着窗外麻雀的啁啾,奏响了春天的序曲。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铁锅渐渐升温。母亲将切碎的香椿芽倒入金黄的蛋液中,热油滋滋作响,香气渐渐弥漫开来。

母亲翻炒的动作行云流水,锅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我站在一旁,看着香椿与蛋液渐渐融合,变成一盘色泽诱人的香椿炒

蛋。热气腾腾中,母亲的侧脸显得格外柔和,额角沁出的细密汗珠在在阳光下闪烁。

“趁热吃。”母亲总是这样说,并将第一筷子夹到我的碗里。父亲常说,母亲的香椿炒蛋里藏着整个春天的味道。

岁月流转,我离家求学、工作,每年春天都难得回家,但母亲总会在我归家时,变魔术般端出一盘香椿炒蛋。即便不是采摘香椿的季节,她也会将春天采摘的香椿芽腌制保存,只为让我随时都能尝到这春天的味道。

去年春天,母亲住院了。我匆匆赶回家,推开病房的门,却见她从保温盒里端出一盘香椿炒蛋。“知道你回来,特意让护士帮忙热了一下。”她的笑容依旧温暖,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几分。我低头

吃着,泪水却不知不觉模糊了视线。

如今,母亲已经不能亲自下厨了,但每到春天,我都会站在那株香椿树下,学着母亲的样子采摘嫩芽。厨房里,我笨拙地模仿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女儿站在我身后,像当年的我一样专注地看着我炒菜,我才恍然明白:原来母亲的味道,不仅仅是香椿与鸡蛋的完美搭配,更是那份倾注在食物中的爱与期盼。

香椿树依旧年年抽芽,母亲的味道却永远定格在了记忆里。每当我站在厨房,看着锅中翻腾的香椿与蛋液,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那盘香椿炒蛋,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季节的味道,更是一个母亲对家人最朴素的爱。 林海平

陪父亲喝酒

周末,我和姐妹们如往常一样,怀揣着牵挂,驶向老家。自母亲离世后,年近九十的父亲便独守老屋,他的生活便成了我们最深的牵挂。

哥哥一家住在老屋河对岸,我和姐妹们都住在城里,尽管父亲坚称能自理,我们仍请了保姆来照顾他。哥嫂每日探望,亲朋时常到访,我和姐妹们也经常回去,陪父亲打打牌、喝点小酒,老屋总是充满着烟火气。

父亲喜爱小酌。中午时分,地道的农家菜摆满了餐桌,香气四溢。我给父亲和哥哥各倒了一杯酒,父亲笑着问我:“陪着喝点儿?”我想喝,但很无奈:“开车了,不能

喝。”我知道,每次这样的拒绝,都会让父亲失望。小妹见状,忙对我说:“你陪爸喝吧,回去我开车。”

以前,我每次回来都会陪父亲喝酒,近几年开车回来便滴酒不沾。他们也能理解,但我总感到遗憾和愧疚。父亲酒量颇大,记得他八十大寿那天,喝了六两多白酒,依然神态自若,但两个妹妹却在不知不觉中喝醉了。事后,她们笑称,陪父亲喝酒,醉了也高兴。

记得一年冬天我回老家,看到父母坐在炉前,炉沿上摆着碗筷与酒盅。尽管母亲酒量很小,但也会陪父亲喝一盅,那种温馨的画面让我深感幸福与慰藉。如今,母亲已去,父亲独酌时,肯定也会想起她。

公公做的母子车

那是一辆由老式的大“二八”白山牌自行车改装成的右侧挎斗篷式母子车。

1979年末,儿子的出生为整个家庭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但休假结束后我如何带孩子去单位的托儿所成了一大难题。

公公说:“别犯愁了,你表姐送来了一个帆布车斗,你是喜欢侧面斗还是前面斗的,我来加工制作,保你按时上班。”公公是八级钣金工,组装一辆母子车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我不用抱娃挤公交上班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几天后,一辆简单实用的母子

车诞生了。我第一次登上母子车试骑是公公将我扶上车的。在公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很快就能自如地骑着母子车载着儿子上下班了。这一骑就骑到了儿子上小学读书。

每个清晨,公公总会早早地忙碌起来,他不仅要要将车子稳稳地安装好,还要按按车胎,捏捏车闸,看看车胎的气足不足,车闸是否灵敏。他经常说:“车胎气足骑着不累,车闸好用才安全。”

盛夏来临,公公将车篷修理得妥妥帖帖,既遮阳光又防雨水。到了寒冬季节,公公每天都用毛巾包

我和父亲边喝边聊村里的过往和时事,杯中酒渐渐见底。父亲喝了二两多,满面红光。我试探着问:“再喝点儿?”父亲笑而不答。大家不让多喝,我也怕父亲喝醉,只好又倒了小半杯。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忧,笑着说:“没事,今天高兴。”半杯酒喝完,他并无醉态。

酒足饭饱后,父亲谈吐自如,还不忘叮嘱我们喂喂家里的鸡鸭猫狗。

时光流逝,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与父亲相聚的时光已不再充裕,这让我们更加明白,陪伴是最深沉的爱。正如那一杯杯简单的小酒,每一次举杯,都是我们对父亲深深的感恩与敬意…… 周健

上热乎乎的水袋给孩子取暖。他经常自语:“这样我大孙子既暖和又安全,妈妈如果冷了也可以暖和暖和。”

下班时,无论是刮风下雪还是烈日高照,公公总会站在院子大门口等着我们娘俩儿,满眼都是期待。我们进门后,他帮我一样一样地将行囊收进家,然后将母子车折叠好放在角落里。

如今,小轿车早已作为代步工具走进了普通家庭,但公公为我做的那辆右侧挎斗篷式母子车永远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马秀敏

好邻居赵嫂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大荒上班的时候,赵嫂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住的是家属房,离我上班的学校有2里地远,中间隔着一片玉米地。房子一共4间,只有一个门,原来是赵嫂的私房,后来卖给学校了,变成了家属房。

赵嫂一家6口人,有4个孩子。赵嫂没有工作,赵哥在我们学校负责敲钟。当时,我和爱人刚结婚住一间,赵嫂家人口多住两间,我们共同使用一个外屋地。

那时做饭熬菜家家都用大铁锅,烧的柴火全是玉米秸。赵哥是工人,工资没我多,家里人口却是我家的3倍,生活条件自然就差了些。我们做点好吃的,就会分点给孩子们吃,赵嫂每次都觉得不好意思。

赵嫂的耳朵有点聋,说话总喜欢喊着说,她以为自己听不见,别人也听不见。赵嫂还有点结巴,一着急说话就磕磕巴巴的。赵嫂的娘家在黑龙江,那里盛产干货,有木耳、蘑菇等,还盛产土豆,吃不了就加工成土豆粉条,每年快过年的时候,赵嫂娘家人都给她寄来不少。她自己舍不得吃,却总想着送给东西两院一些,当然也落不下我们。

后来,学校把家属房改修了,一家两间,重新开了门,各走各的,生活也方便多了。

赵嫂是个热心肠,我们每次放寒暑假回老家,她都主动为我们看屋护院,还给我们打酱耙。我们和赵嫂东西屋住了两年多,从来没红过脸、没吵过架,邻里相处很是和谐。

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11月15日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忽然赵嫂的儿子国君呼哧呼哧地跑到学校里来找我:“白叔,快!快!我妈让我来找你,让你快去找大夫,我白婶儿要生了!”我一听,赶紧放下教案,请了假,跟着国军急急往家跑。这时,西院的关大娘也过来了,赵嫂她们跑前跑后地忙活着,我又撒腿往医院赶,把大夫请到家。爱人在屋里不断地呻吟着,我在外屋烧开水,心里七上八下的,直到听见孩子“哇”的一声大哭,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这次多亏赵嫂的帮忙,我心里很感激她。

后来,我因为需要照顾患病的父亲,就回到老家的学校上班了。再后来,我调到了通辽市科左后旗教研室做语文教研员,有机会下乡,只要我一回到东大荒,就去看望赵嫂。

退休后,我长时间在深圳儿子家生活,已经有好多年没去过赵嫂那里了,不知她现在的状况怎样。我想她也老了许多吧,真希望还能有机会与我的好邻居赵嫂再见面。 白守双